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 第二回 改裝束私訪相國寺 中毒鏢邂逅俏姑娘

阮英到地下室一看，一無所有，但是種種跡象表明，這裡剛剛有很多人在，茶水沒涼，坐椅尚溫，只是這些人轉移到何處，卻是無從查找了。這陣蔡京好像抓到理了，他一把抓住阮英的衣袖說：「阮招討，你無能尋找國寶，卻一味地到老夫府中尋釁，你與我殿上見駕說理。」

阮英說：「太師，上殿就上殿，何必拉拉扯扯，您不怕有失官體嗎？」

讓阮英這一說，蔡京才算鬆開手，但是他和阮英寸步不離，往府外行走。阮英這陣兒雖說表面上並不示弱，但內心裡在想，這回上殿，恐怕要敗訴於國丈太師了，因為我突然搜府，一無所獲呀！阮英心想，千里風雲俠雷叔叔，您要不給我千真萬確地指出這個地方，我也不至於和蔡京說得這麼絕斷，如今連個退身步都沒有了。

阮英和蔡京兩個人剛剛走到府門裡邊，就要出府的時候，忽然見唐鐵牛從後邊追上來了，到了阮英的身旁，塞給阮英一個紙條，湊到他耳朵附近說：「猴喂！有人暗地相助，用這紙條裹上石頭子打到我脖子裡頭來了！這上面說：盜賊轉往相國寺，明日不可錯時機。」

阮英一聽，頓時精神振奮，當他與蔡京兩個人走出太師府的時候，阮英停足站住說：「太師，你要與我上殿面君，難道現在就去嗎？如今是午夜時分，聖上還正在熟睡。」

蔡京說：「你我先到朝房等候。」

阮英一笑說：「太師，都是宰相肚裡撐開船，我看您肚裡連個盆都放不下，我阮英堂堂五尺男子漢，有姓名，有住處，還能跑得了嗎？今夜你我暫且回去休息，明日早朝，我便去上殿，有話到殿上再說如何？」

蔡京說：「如此也好，你我明日早朝上見。」

阮英說：「告辭了。」

阮英與眾兄弟回到了狀元府，官兵遣返營中。幾位弟兄，後半夜沒睡，幹什麼？就研究打在唐鐵牛脖子裡的這個紙條。這紙條上寫著「盜賊轉入相國寺，明日不可錯時機」。阮英心想，這紙條肯定是千里風雲俠雷鳴雷震宇寫給我的，一定是老人家又觀察到了這伙盜賊的行蹤，只是寫的不夠清楚，「轉入相國寺」，轉到相國寺什麼地方？去幹什麼？相國寺很大，我們到哪裡去找呢？弟兄們議論的結果，明天化裝成普通百姓去暗察相國寺，阮英也想要與大伙同去，周景龍說：「你還是不去的好。你相貌特殊，恐怕容易被人發現，你只可坐鎮府內，等候接應。」

阮英說：「也好，我躲在府中，蔡京老兒定然上朝參我，我給他一個不見面兒。凳子相國寺真正抓到盜寶賊時，再與他上殿辯理，如果相國寺察訪諸位弟兄仍一無所獲，我阮英就上殿請罪，任憑發落了。」

唐鐵牛說：「沒那事兒，明天找不著盜寶賊，咱們哥們就都跑他娘的啦！我回磨盤山，你回野莽川了。」

阮英說：「那景龍兄怎麼辦？」

「讓他還在這當他的官。」

阮英說：「真要那樣，老賊蔡京必要加害於他，今天且不說這些，明天相國寺私訪回來，再做定奪。」

弟兄們休息一夜，次日清晨，各自化裝出訪。

金貴跟尉遲雷、孔生，他們三個人一伙，周景龍，鄭猛雄，跟徐文彪是一伙，唐鐵牛，花雲平他們倆是一伙，弟兄們分了好幾幫，要到相國寺去私訪。

唐鐵牛跟花雲平沒出正門，出的是後角門，他哥倆溜溜達達，就來到了相國寺，這個相國寺是個大廟，廟外頭是個大市場，市場裡做買做賣的人很多，什麼打拳的，賣藝的，耍猴的，唱戲的，賣大力丸的，賣狗皮膏藥的……周圍叫賣之聲是接連不斷，南半邊呢，有一溜卦攤，唐鐵牛一看把頭的這個卦攤是一個小老道，前面一張桌子，桌子上擺著筆、墨、硯、瓦紙張，還有《麻衣神相》和《周易八卦》兩本書，桌子後頭有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著一個小老道，這小老道不到二十歲，道帽道袍，長得很清秀，唐鐵牛一看小老道，正好小老道也在看他，兩個人的眼光一碰，小老道說：「這位英雄要占算一卦嗎？」

「嗯，我正要算一卦。」

花雲平一拽唐鐵牛：「三哥，你怎麼信這個？」

「唉！你不信我信，信則有，不信則無，我得算一卦。對，我要算卦，那個，算一卦多少錢哪？」

「算一卦五錢銀子。」

「嗯，那好，你要給我算好了，多給點也沒什麼。」

「好吧，這位英雄，你是算財呢？還是算喜呢？」

「我呀，別的不算，我要算算我什麼時候娶媳婦，什麼時候動婚？」

「噢！那好，我先給您看看手相吧。」

唐鐵牛把手伸過去了，象熊掌似的，小老道把他手接過來，看了看：「指要長，紋要深，掌要寬，手要厚。」

「你隨便說吧，我也不懂得你說的什麼詞。」

「我再看看你的五官相貌。」

唐鐵牛長得黑粗的臉蛋子，一臉白圈兒癬。

「行啦，你好好端詳端詳吧。」

「眉為保壽官，眼為監察官，鼻為審判官，嘴為出納官，耳為彩聽官，這叫五官，五官有一官好，有十年的旺運，五官有一官不好，有十年的敗運。」

「哎，你看我什麼時候走紅運？什麼時候娶媳婦？」

「根據你的五官相貌，什麼時候動婚哪？這卦裡頭算出來——遠者十年，近者二載。」

「啊？哎呀我的媽呀，那也太長了，我說小老道，我多給你點錢，能不能咱們提前一點呀。」

「嘿嘿。」小老道樂了：「這是卦裡注定的，不能改變。」

「早知這樣，還不如不算呢？算完了更開心了。那好吧！不管怎麼的得給卦禮錢。」唐鐵牛拿出一塊銀子來，有七八錢：「反正多少就這一塊吧。」唐鐵牛把銀子放到這，花雲平就過來了：「三哥，走吧。」這時候，小老道一抬頭看見了花雲平：「這位英雄，我贈送你一卦，久後將來必有大福大貴。」

花雲平一擺手：「我不算，我也不信這個，你也別給我算。」花雲平一拽唐鐵牛：「三哥，你看那邊出事了，打起來了。」

怎麼回事呀？周景龍、鄭猛雄、徐文彪他們三個一伙也來到相國寺了。來到相國寺這兒呀，一看前邊圍著一圈人，往裡頭看，裡頭有個打拳賣藝的，這個人二十五、六歲，穿青掛皂，背單刀掛著鏢囊，地下還放著一個黃布小包，這個人站到場子當中，衝著周圍一抱腕：「眾位，東京汴梁天子腳下，大幫之地，老師父居多，少師父居廣，今天我借貴方一塊寶地謀生，打拳賣藝，求各位多關照，有錢幫個錢緣，沒錢的幫個人緣二，我給大家先練趟拳。」

啪啪啪……這趟拳練完：「我再給您練套刀。」刷刷刷……這趟刀也練完了之後，這位賣藝的一抱拳：「中午，把式不好，有

把傻力氣，您有錢就賞兩個，沒錢也甭走，您在這給我站腳助威，您給我助助興，眾位，把式練完了，還練什麼？沒得練了！再練就不練武啦！我要煉丹了！煉什麼丹？我自己煉的丹，我這有幾包藥，我這個藥不說是王母娘娘的九轉還陽丹也差不許多，這也稱得上是靈丹妙藥，我這藥出處不簡單，你們大伙知道不知道？西門里仁義裡有個狀元府，裡面有個南路招討使姓阮叫阮英啊，這是他們家的祖傳秘方，靈丹妙藥，就是人死了，停到靈板上停三天，把我這藥要是聞上了之後，喂兒！由打靈板上都能蹦下來，什麼『肝、癆、氣鼓、噎，閻王爺下請帖』不治之症，我這個藥是手到病除，我這個藥用下去是立見療效，我這藥兩錢銀子一包，有錢的把錢準備好，藥不多，賣完了為止。這藥買回去，白天可別用，得等晚上星星出全了用，啊，哪位買呀？哪位買呀？」

徐文彪由打外面就聽明白了，一想他決不是一個好東西，他跑這兒打著阮英的招牌來騙人，說不定賣的什麼藥，以此來敗壞阮英的名譽，文彪就擠進來：「我買一包。」這陣周圍買藥的人還真不少，當中這個人看了看徐文彪：「買幾包？」

「我就要一包。」這個人拿過一包藥來遞給徐文彪，文彪給了他兩錢銀子，拿著藥就出來了。來到外頭見到周景龍說：「兄弟，這肯定是個響馬，剛才他說的話你聽到沒有？他是給阮英栽贓，這不是迷昏藥，就是拍花藥。」徐文彪把藥包打開一看，從這藥的顏色、形狀看很像是迷昏藥，徐文彪說：「鄭猛雄，你保護狀元快走，別叫狀元在這兒吃了虧。」

「那好。」鄭猛雄說：「我走啦。」

徐文彪說：「我捉拿這個響馬。」徐文彪由打腰間亮出寶劍，嚷了一聲：「賣藥的！你跟我走一趟，趕快伏綁！」文彪擺寶劍就過來了。老百姓嚇得往旁邊一閃，再看當中這個人，由打地下把刀撿起來，衝著徐文彪微微地一笑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乃大宋朝四品都尉。」

「噢，官府的，嘿嘿，我鬥的就是你們這幫人，阮英怎麼沒來？」

徐文彪說：「你少說廢話。你在東京汴梁天子腳下謠言惑眾賣蒙汗藥，危害黎民，禍延百姓，自當擒你到官府問罪。」文彪寶劍還沒等奔他刺去呢，再看這個響馬一擺刀「刷」奔徐文彪刺來了，文彪一閃身跟響馬打在一處。他們正打著，花雲平跟唐鐵牛就過來了，雲平喊了一聲：「四哥閃開讓給我！」花雲平擺刀就來到響馬的跟前，一刀奔響馬刺去，響馬往旁邊一閃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花雲平說：「我也是四品都尉，你家老爺踏雪無痕叫花雲平。」花雲平擺刀又跟這個響馬打到一塊了。他們正打著哪，突然在旁邊人群理，鑽出好幾個人來，有的拿三節棍，有的拿寶劍，有的拿刀，就跟唐鐵牛、徐文彪亂打起來……這工夫大相國寺亂作一團，許多老百姓往周圍直跑，花雲平跟響馬兩個人打了五、六十回合，二人不見上下，正在這打著哪，就聽遠處有人喊了一聲，聲音尖亮：「呔……我來了。」

誰呀？阮英來了。阮英在府裡呆不住呀！他前思後想，隨後來到這裡。阮英說：「大哥閃開，讓給我。」擺刀直奔這個響馬，這響馬一看：「噢，你到底出來了，猴子你沒有幾天活頭了，你的命在我手心裡攥著哪。」他這話還沒等說完，阮英刷刷奔他就好幾刀，阮英跟這響馬也就打了十幾個回合，阮英的刀快，身子也靈，這響馬打著打著往旁邊一閃身說：「姓阮的，我不跟你打了，我走了。」說著話此人一縱身「噌」跳上大相國寺西面的牆頭，縱身跳到廟裡去了，阮英的眼睛都氣紅了，我不能放這響馬跑，剛露出來的線索，一旦斷了，還往哪裡去找？阮英一縱身也跳進大廟裡啦。阮英跟響馬在廟裡又打了一陣，這響馬在前頭跑，阮英在後面追，這廟裡房子不少，兩人在裡面轉了老半天，轉來轉去，阮英發現在牆根處放著一個夜壺，這是老和尚半夜方便用的，這裡邊還有半壺尿，老和尚也懶哪，這半壺尿沒倒。阮英把這夜壺拿著衝著響馬就扔過去了，這響馬剛轉過來，一看黑咕隆咚來的不知是什麼玩意兒，他用刀往上一搪，叭噠！嘩啦！這半壺尿正好倒他一個腦袋，又騷又臭，這壺的瓦碴兒還把他腦袋碰破了一塊，「哎喲！」這人一跌腳，「噌」他就上了房了，他這一上房，阮英想縱身上房追他，這個響馬甩手就是一鏢，「啪」，阮英一閃，這個鏢就打空了，阮英再想抓他，這個響馬縱身由房上跳到牆上，由牆上又跳出去，這響馬已跳出南面的牆頭，阮英縱上牆頭再看哪，這響馬蹤影不見。其實這個響馬順著南面的樹林子往南下去了，他正往前面跑，跑出不太遠去，由打樹林裡蹦出一個人來，一擺刀，刷！就奔他刺來了，響馬一閃身仔細一看，前面正是花雲平。雲平是追別的響馬追倒這來的，正趕上這個小子到這，又跟這個小子打到一塊了。兩個人打的工夫不大，這個響馬頭有輕傷，被尿液浸殺的還挺疼，心想，我不能和他久戰，快走為妙。跟花雲平打了幾下子，縱身就往南邊跑下去了。這一帶路靜人稀，沒有幾戶人家，響馬正跑著，看見前面有個大衙門他就鑽了去，花雲平也跟著追進來，再看這響馬一縱身又上房了，花雲平號稱踏雪無痕，腳步輕快，跟他是越來越近，眼看就要追上他了，他這一上房，雲平一縱身，就想擺刀把這響馬給刺死，雲平這身子也就懸起來了，刀剛一舉，忽見這響馬甩手一鏢，「撲！」這只鏢正打在雲平的左肩頭，雲平哎喲一聲，「咕咚」，身子從一丈來高的房上摔倒地上，刀也扔了，自覺噏的一聲就昏迷不醒了。可這響馬哪，他打出這只鏢來，也不知道打中沒打中，他想的是奪路快逃，又怕後邊還有人追來，打完這只鏢頭也沒回，飛跑而去……

花雲平就像四人一樣，一動不動。其實這個響馬打的是毒藥鏢，花雲平鏢傷中毒，臉色蠟黃，嘴唇發青，這個鏢就在肩頭上插著……

花雲平摔到地上這個地點哪，不知道是誰家的大門外頭，這工夫聽著門呼隆一響，由打院裡出來一個大姑娘，這姑娘穿著一身白，看花雲平躺倒在地上，不覺一驚，仔細瞧了瞧，……把刀給他揀起來，用兩手一托他身子，就把花雲平抱了起來，把雲平放到自己的床上，姑娘二番出來把門插好，來到屋裡頭，洗了洗手，拿過一個小包袱來，小包袱一打開，裡頭有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撿子、小鑷子、小鑷子、小夾子，另外還有不少的藥，姑娘把小包袱打開之後，旁邊又沏了一碗鹽水，看看花雲平的傷勢，這只鏢是打在左肩頭上的，姑娘用手一抓這個鏢綫子，「嘭」把鏢給起下來了，然後姑娘拿過一個小刀子來，給他把傷口上的爛肉刮了一刮，把黑水往外擠了擠，直到露出鮮血……然後用鹽水洗乾淨，姑娘把藥麵撒在傷口上，用棉花給堵上，包紮完畢。花雲平牙關緊咬，一聲也不吭，姑娘拿了個小羹匙來，裡頭放上一個藥丸，把藥調開，把花雲平的牙關撬開，把藥就灌下去了。

這陣兒天可就黑了，姑娘在屋裡掌上燈，呆了一會，花雲平緩過來了。

「唉！」

「壯士睜眼！壯士睜眼！」

花雲平一睜眼，「哎喲」一看自己躺在人家的床上，床上掛著紅羅幔帳，再看眼前坐著的這個大姑娘，也就是十七、八歲，身上穿著白綢子褲褂，頭上一把鬆的大辮子，末根綁的是黑頭繩，耳輪上戴著一對小金圈，這姑娘長得如花似玉，嫵媚而又端正，稱得起是豔如桃李，冷若冰霜。花雲平打量了半天，趕緊由床上坐起來：「小姐，我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姑娘說：「我把你給救了。你被人家用鏢打傷了，是毒藥鏢，要沒有我把你救了，你早就死啦。」

「噢！」花雲平聽到這兒，原來這位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哪，他趕緊站起來：「多謝小姐救命之恩。」

姑娘說：「這不值得一謝，壯士，你怎麼被人給打傷了？怎麼到我們門口來啦？請問英雄尊姓大名？」